“巅峰”之战

■窦　椋

文学新干线

小说，为生活插上翅膀

巅峰特战队队员王战等三人紧紧挤在一起相互取暖，准备熬过这个黑暗的夜晚后，向第三宿营地搜索进发。这时，“魔鬼教官”郎宇破锣般的声音从耳麦中传来，他好像24小时不睡觉，直勾勾地盯着他们，总是在他们将要感到绝望的时候，再给他们致命一击。

“将有一辆蓝军‘猛士’指挥车从159高地附近通过，你们的任务，扼守现地，在指挥车到来之后，对其实施精确打击，不得放跑一个。”郎宇坚决地说道。三人瞬间沉默，片刻后，王战道：“任务来了，必须坚决执行！”

“他们经过前，一定会有无人机先行侦察，我们不能在制高点观察和潜伏，要在半山腰！”刘志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各自找了一块潜伏起来相对不太难受的小地块儿，把自己安顿好，等待“猛士”指挥车的到来。

王战和张铭把高倍白光瞄准镜安装在自动步枪上，虽不能和刘志峰的狙击步枪相提并论，但也极大地拓宽了视野。他们分别监视着各自的方向，眼睛也不敢眨，生怕错过一丝情况，贻误战机。王战趴在草丛里，像一尊石雕，模样惨淡。他的脑海里时不时出现幻象，总感觉那辆“猛士”已经映入眼帘，或者漫山遍野都是“猛士”。他现在的身份不再是突击队员，而是转换成了狙击手。

从日出三竿到夕阳西下，他们都没有发现无人机的影子，更别提蓝军队员、“猛士”指挥车的踪迹。王战不知道他们要在这里耽搁多少时间。

张铭早就领教过导调中心的“多变狡诈”，小声嘀咕道：“也许蓝军根本不会从这里经过，他们只是在耗我们，我们为什么还傻乎乎地躲在这里，我现在就要起来活动活动，现在就要找吃的，还要吃热的，我要活下去！”王战何尝不这么想，他下意识地舔了一下草尖上的露水。

张铭示意王战，开机联系一下郎宇，确认一下是不是情况有变。王战拒绝了，指了指天空，意思是万一这时候无人机来了，你正好在发射信号，这么漫长的等待就前功尽弃了。

一滴水，从高空落下，在王战的凯夫拉头盔上打散，分作一圈圈细小的水雾，溅到他凹凸不平的脸上。不知是飞鸟的尿液，还是秋雨的急先锋。天空之上，云卷云舒，分外美丽，在别人眼里是快进的绚丽影像，在特战队员这边却是32倍的延迟。继续等的后果有可能是，持续激战，水米未打牙，他们越来越虚弱。如果这时蓝军和他们展开正面交锋，王战没有信心取胜。

有闪电划过，雷声从远处滚滚而来。天阴了，雨终于还是来了。

王战趴卧的地方很快汇成一方窄窄的水洼。王战感觉浑身发冷，瑟瑟发抖，上下牙打战，视线越来越模糊，他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姿势。

又是一道闪电，王战透过瞄准镜看到花白的天地中间，有一抹黑色的圆点，他瞬间打了一个激灵，既紧张又兴奋，肾上腺素加速分泌，这是战斗的预兆，蓝军来了！

他们必须在无人机侦察之时保持沉默，和这大地一起，隐没在风雨中。三人全都屏住了呼吸。

无人机越来越近，他们能看到机体上有小红点在闪烁，那是摄像机在工作，他们也看到一个浑圆的镂空架，缓缓打开，那是在探测热量。无人机在王战的头顶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王战的心情也跟着跌宕起伏，像极了坐过山车。无人机好像发现了王战一般，俯冲下来，王战能听到它发出的嗡嗡声，感受到了旋翼带出的风。王战早就做好了战斗准备，确定好了突击路线，如果被发现了，他将第一时间冲下去。

幸运的是，无人机终究没有发现他们，向前飞走了，这预示着指挥车马上就要紧随其后，进入狙击范围。

可是，蓝军指挥车并没有如期出现在他们面前。蓝军指挥长任伟林坐在指挥车里，就停在距离高地不远处的树林中。他得到的侦察情报是，巅峰特战队员就在这片区域，但无人机侦察不到他们的确切位置。侦察得到可以确认雷在哪儿，侦察不到便处处是雷，所以他选择等待。

任伟林看了看表，距离这个课目结束的最后期限还有两个小时，他把头靠在椅背上，舒服地闭目养神。副手明显耐不住性子道：“时间越来越近了，再不通过就超时了！”任伟林眼皮都不抬地说：“无人机不要撤回来，保持侦察，是人就得喘气，我耗也要耗死他们！”副手望了望车窗外恶劣的天气，点点头道：“他们已经潜伏快十个小时了，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任伟林睁开眼睛，目露凶光道：“他们不是‘魔鬼’，我们是！”

一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副手频频观察任伟林，任伟林面无表情，好像是来睡觉的。副手絮叨着：“难道他们已经放弃了？如果他们还在，我们的侦察器材终端里为什么没有他们的蛛丝马迹？这个小组是赵科带队的，现在赵科都被淘汰了，按道理他们早就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了，但目前这个情形根本不符合逻辑，很不科学啊？”

草窝里的王战此时脑袋已经一上一下，他认为敌人再不来，自己就要葬身于此。但当刘志峰问他还好不好的时候，他说，他只担心自己过高的体温会被敌人侦察发现。都快支撑不住的人了，还在自责发烧的问题。张铭眼皮也快要抬不起来了，他使劲儿甩了甩头，想让自己更清醒一些，却发现脑子里像灌进了一壶浆糊。

时间已到临界点，蓝军指挥车里，任伟林明显已不复之前的淡定，他紧盯着面前的显示屏，多架无人机传回的画面不停地切换，让人更加心焦，他最后一次看了看表。

“加速通过峡谷夹道！要快！”任伟林一声命令，一直站在车子四周警戒的两名蓝军士兵打开车门钻进车里。副手早已迫不及待，油门踩到了底，“猛士”车像离弦的箭，朝夹道冲去。车内士兵各据守一侧，枪口四处搜寻可能出现的目标，高度戒备。

那个等待已久的目标终于出现在王战等人的眼帘，它飞驰而来，让快要僵硬的队员瞬间热血奔涌，浑身好像通了电一般。

刘志峰脑子高速运转，手上动作也加快了起来，他打开激光测距仪，没有观察手，自我报着数据：“目标12点钟，风速10，距离800，目标确认……”方位坐标极速发生着变化，刘志峰发现，在这样的条件下击中“猛士”车车体简单，但击中驾驶员，实在没有把握。狙击枪响后，几秒钟内不能结束战斗，暴露后的他，插翅难逃。稍一迟疑，刘志峰错过了最佳战机。

快要脱水的王战把脸从泥土里拔了出来。朝两人喊道：“张铭轮胎、我油箱、志峰摧毁敌火力掩护！”

王战瞄准“猛士”车的油箱率先开火。他们只有30发子弹，所以要打击车辆的要害，张铭一枪击中了轮胎，刘志峰一枪击中了车体一侧的蓝军队员。这些动作几乎同步，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猛士”车和车内一名人员的发烟装置都被触发。

与此同时，副手反应也很迅捷，在他熟练的操作下，数架蓝军无人机聚拢而来。无人机上携带的爆震弹像下饺子般悉数落在王战等人身边。响声震彻山谷，烟云升腾。王战在浓烟中连续翻滚，他们彻底暴露了。

无人机载重有限，趁着第一轮袭击结束的间隙，王战瞄准“猛士”车的油箱，冷静地射击。距离太远，他并没有把握打中。张铭道：“省着点子弹！”“这是最省弹药的方式！”王战不打人打车的行为，让张铭不得其解。

“猛士”车歪歪斜斜地冲着山坡下闯去，任伟林临危不乱，大喊：“不要恋战，只要穿过夹道就赢了！”任伟林用92式手枪向山上射击。胜利就在前方，他已经看到十米外夹道口投射而来的光亮。可在这时，导调中心里李国防的声音从耳麦传来：“别费劲了，任大队长，你们输了！”

“我没有被击中，我还活着！”任伟林唯恐李国防听不到，扯着嗓门喊道。“实战中，车已经起火爆炸了！”李国防耳膜被任伟林震得生疼。

任伟林下令停止战斗，走下车来到油箱前，确实看到几处明显的弹痕，他愤愤地朝汽车轮胎踢了两脚。他在想，到底是他低估了巅峰特战队员，还是高估了自己。

王战他们三个从山坡上冲了下来，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一点儿也没有胜利者的姿态。他们三人的迷彩服干了湿、湿了干，混合着雨水、汗水和泥土，已经硬得如同盔甲一般，不再贴合身形。

任伟林面前这三个小伙子，虽是胜利者的姿态，却没有半点得意的风采，相反狼狈得让人心酸。任伟林心头的不甘和怒火倏然间随风而逝……

作者简介：1989年生于山东高唐，2007年入伍，现服役于武警部队。发表中篇小说《始终在回来》《以兵之名》《假如完美》《我的青果岛》等，出版军旅长篇小说《全面击溃》《大江硝云》等。

闻令而动

——献给在抗击疫情中奋战的军人们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出征

■许　诺

那天，我没有去送你。
因为我在家里收拾背囊。
背囊里，是几件
你没来得及带上的东西——
一张女儿用蜡笔画的祝福卡
一个掉漆的保温杯，还有
半盒胃病特效药。

那天，我没有去送你。
因为我不敢看你的背影。
你的背影，像我的兄弟、我的姐妹，
我的父亲母亲、祖父和祖母。
多少年前，他们也曾像你这样
在夜色里转身
只留下一个背影。
他们整整齐齐的背影
像稻禾一样长高，再长高……
长成一百座城、一千座山村
于是，我们的童年
才得以在金黄的稻田里奔跑、撒欢。

那天，我没有去送你。
因为我在家里收拾背囊。
一套干净的迷彩、两套换洗衣袜
背心、牙刷、杯子……
人的一生有很多次选择
每次选择，都充满了未知。
可唯一确定的是，
每一次选择，都会伴随着一次放弃。
而我，我选择把最低限度的生活所需，
都装带走，
把那些和风细雨的日常都留下。

临行的集合点，到处是道别的电话。
我挽高袖子，
打完一针酸痛揪心的疫苗，
就变成了另一个人。
一个剑一样坚硬的人。
我在黑夜里转身，
笑着向身后的地方挥一挥手——
虽然我的家人并没有来送我
我的这次远行，他们并不知道。
也许，我希望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在这个午夜，我轻快地背起行囊，
走进长长的队伍里。
和几天前的你一样。
吾往矣。

春暖花开

■王方方

疫情就是命令，命令如山
你们汇聚，奔腾不息的大河风雨兼程
搏命的逆行，源自
坚守的承诺，以及波澜壮阔的心跳
冲锋，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爱，是最可靠的武器
披上征衣，你们不会回头
即便还有无数挂牵——
同舟共济的身影，是团聚时的祝愿
肩并肩的海浪，风驰电掣抗击病魔
在祖国的怀抱里，你们
誓以体内的岩浆作墨，书写
涓涓暖流，让一座寒冷笼罩的
英雄之城，春暖花开，再唱凯歌

希望的迷彩

■齐　遥

鲜红的军旗，希望的迷彩
临危受命迎难而来
民族的脊梁，无私的情怀
舍身忘己抗疫救灾
人民子弟兵，人民子弟兵
钢铁肩膀担道义
冲锋陷阵除病霾
危难时刻见真情
人民战士人民爱

光荣的传统，英雄的气概
牢记使命勇于担当
铿锵的步履，最美的风采
排除万难抗疫救灾
人民子弟兵，人民子弟兵
赤诚初心永不忘
山川之间写大爱
踏平坎坷铺大道
巍巍中华春常在

倾听英雄壮歌

■吴光辉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当你踏上刘老庄这片英雄的土地，你就会被那苍松翠柏之间流泻出来的庄严所激荡，你就会被那高耸入云的烈士塔的雄壮所感奋，你就会被那刚刚竣工的纪念馆所吸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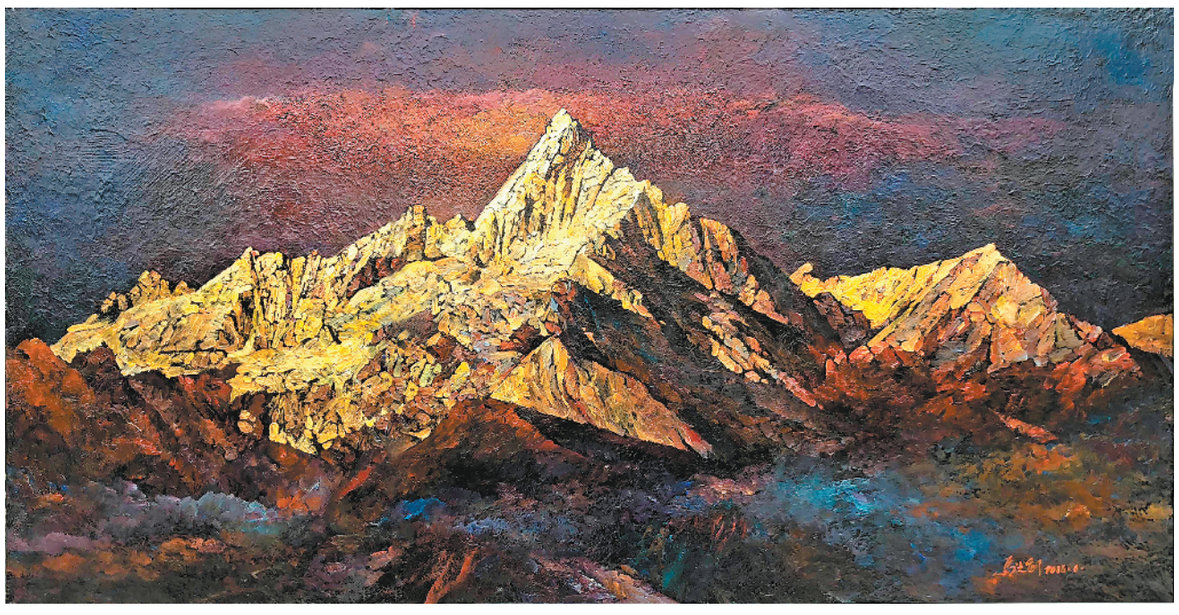
当地的老人们常说，每当细雨迷蒙的天气，就仿佛可以听到烈士陵园深处有号角声、喊杀声和歌声隐约回荡。“抗日救亡动刀枪，战斗在淮阴的刘老庄，八十二位英雄汉，抗击千余敌人小东洋。”这是人民音乐家贺绿汀作词作曲的《刘老庄连连歌》。这是一首英雄的壮歌，这是从七十多年前的战争硝烟中传承而来的历史回响，这是八十二烈士壮烈殉国的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篇章。正如李一氓同志为淮阴八十二烈士墓所作的碑记中所写的那样：“从拂晓，到黄昏，度过那极端紧张、残酷、饥饿、悲壮的12小时。只有枪声、炮弹声、手榴弹声；只有鲜血，挣扎和死亡。”这就是著名的刘老庄战斗，这就是名垂军史的八十二烈士用血与火写就的无私无畏、不惜牺牲一切的英雄篇章，这就是悲壮的故事背后、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缅怀景仰的精神力量。

英雄死了，死得无私无畏。他们在生与死的门槛上毅然选择了死，面对敌人的诱降，没有一个人选择生。他们在名与利的交界线上，视死如归，义无反顾。他们不是为了千古流芳。他们在生与死、名与利的考验面前，挺直了中国人的脊梁。如果不是淮阴县张集区区长周文科等人带着民兵前去收殓烈士遗骸时，发现一个姓田的战士还有微弱的呼吸，赶紧用担架把他抬到一个乡间小诊所抢救，八十二烈士忠勇抗敌的历史或将被湮灭在历史的深处。

八十二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周炳忠曾经给我们讲述过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英雄们全部为国殉难之后的第二天，周文科带着民兵前去收殓烈士遗骸时却犯了难，已经被炸成焦土的阵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战士们的尸体。为了把我军牺牲人数清点准确，周文科叫人拿来了一只粗瓷黑碗，抬过一具尸体便放进一粒黄豆。

“滴——滴——滴——”那一粒一粒细小的黄豆掉进碗里发出的声音，一声一声地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灵魂。这种声响和着英雄壮歌，在刘老庄这片土地上久久回响。

今天，当你怀着崇敬之情伫立在刚刚落成的纪念馆东面的广场上，就可以看到台阶起步的地方有一块汉白玉石板，上面刻着一排醒目的红字：1943年3月18日。这是一个让时间和历史定格的日子。正方形瞻仰平台的中央，高耸着一位新四军战士的雕像，他高举长枪，仿佛在呐喊着“不怕死的，跟我冲呀！”他身后的瞻仰大厅里，那群烈士的雕像显示出不顾一切、奋勇向前的冲锋姿态。这组一前一后、一呼一应的雕塑，生动地表现出八十二位烈士为国而战、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而烈士事迹展览大厅里，那块高8.2米、镌刻着英雄业绩的石碑，从底层一直矗立入馆顶，成为无私无畏的战斗精神的有力注脚。还有那纪念馆的方形底层、圆形二层和球形穹顶，这一切的一切，就像一个个音符，串联在一起，歌唱出英雄壮歌的崇高主题。



矗（油画）

马光剑作

青春的回响

■齐　路

30年前的夏日，热血和激情如营房四周满山的野花般绚烂奔涌。肩扛军校学员的红牌，我被分配到连队二排任排长，大家都叫我“二排长”。那是一个不会顾忌太多的年龄，大家都是年轻人，青春的激情竞相绽放。

我带着二排的战士打土墙，硬是和一排较上劲，他们一天打了三十板，我们非要打四十板，排里的战士喊着号子，几个班长不停地帮我在下面鼓动。俗话说“姜还是老的辣”，一排长姓马，资历老，成熟稳重。第二天一早，我发现马排长他们打的三十板墙，一板没垮，我们排打的四十板墙，一夜垮了十几板。这样一算，我们还输掉了几板。青春的那股犟劲儿，从不会轻易服输。“老马”他们赢在了智慧，我们赢在了士气。青春的精神，就在于朝气、拼劲，还带着稚气，也可以说有几分“傻气”吧。

这种“傻气”弥漫整个青春，浸润到我的骨子里。十几年后，我可以称老兵时，“傻气”还伴着血液流淌。一次机关干部军事考核，刚进行完五公里的山路越野跑，紧接着就在山脚下进行100米的短跑比赛。道路虽湿滑，我还是蛮拼的。冲过终点线的瞬间，因为速度过快，我脚下一滑，狠狠地摔了出去。我的胳膊摔断了，而且是粉碎性骨折。记得，我躺在医院的那几天，有几位高中同学来看我。听说我是为了追求考核成绩摔得这么重，老同学们都很不理解，嘲笑我，当兵当傻了，思维不正常。也许，他们没当过兵，很难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几天后，司令部的领导来看望时告诉我：“你的军事考核成绩优秀！”这是一件让我多么高兴的事啊！

还是一个盛夏的日子，我们连即将参加专业兵种大比武。训练场上，我们排正在紧张地进行演练。随着我的手旗下落，放列！瞬间，几吨重的铁疙瘩在七八名战士的手里变身，抬起、落下，动作一气呵成。就在这一瞬间，空气凝滞，全排人员凝固成一个表情，惊恐的目光齐刷刷地向我投了过来。不好，四班长许文晓的脚压在火炮履盘下面！“你们还愣在那干啥，快把火炮抬起来！”吼声几近歇斯底里，我急了眼，这是一名指挥员组织训练的严重失误啊！火炮略微倾斜，发生点偏移，压住了许班长的大脚趾。好在砖头铺就的地面凹凸不平，许班长的脚掌那一刻碰巧踩在凹槽里，脚骨未碎，胶鞋和皮肉破裂，血流了满地。没过几天，许班长在营卫生所里处理好伤口，换了几次药，消了炎，就一瘸一拐地爬上阵地。“你来干什么，不好好呆在班里养伤？”“排长，我不甘心，呆不住啊！全排、全班人都在拼命，训练争分夺秒，而我只能装熊。别说这么点伤，就是脚压掉了，我也不能掉队啊！”热浪里，我似乎看得见许班长的话语里，冒出和我一样的“傻气”。

青春是什么？这个问题，我曾经思考良久。前不久，我途经若干年前在部队参加炊事员培训的旧址，故地重游，感慨万千。我似乎又闻到了那股青春的气息。我在旧址拍照留念，回到家给六岁多的女儿看：“这是爸爸年轻时呆过的地方，爸爸的青春就留在这里。”小闺女一脸懵懂，反问我：“青春是什么？”我也一脸懵懂，这怎么能给她讲得清楚呢。

步入知天命之年，不复青春矫健的身姿，青春是什么？我至今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也许，那血脉里尚存的一丝“傻气”，依然会时不时发出一些青春的响声。

长征　第4746期　文学作品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35分　印完4时55分